



《风起陇西》：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



《笑傲江湖》被拍成电影，流传下来一首歌：“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”，最后是“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”。香港才子黄霑的词，无尽的凄凉之意，再怎么笑傲，走到江湖深处，还是告别的手势。



不可思议的结尾

最近大热的剧集《风起陇西》结尾，屡建功勋的间谍荀诩被派往吴国继续自己的事业，望着江面远处的太阳，光线照在他的脸上，一副踌躇的神态，心中应该也确没有多少告别江湖之意，而是对身边的挚友陈恭留下的旧部说，这次你不是随员，而是有职阶的，是运筹帷幄的姿态。很多人称赞这个结尾好，不落俗套。

只能说这个结尾与很多人设想的不同，剧集里的主要人物，白宇扮演的荀诩和陈坤扮演的陈恭，可称生死之交，双方联手整肃了蜀汉内奸，让曹魏经历了重大损失。没有想到，这个任务是以丧失自己人的生命为代价的。陈恭为了让蜀国的道统进退有据，只能牺牲自己的姓名，功成而不能身退，反倒是献祭给了朝廷争斗，阴谋诡计，无尽的凄凉之意。荀诩却继续卖命于这个系统，有点强扭出来的感动，直觉是一碗兑出来的鸡汤。

当然，就此隐身江湖，估计也落了俗套。如果我是导演也会两难，三国之世，频繁的战斗与死亡让人们的伦理观颠覆，生死观巨变。曹氏父子的古诗中，最能看到那种慷慨悲歌的情怀，死亡不再是一件难以容忍的巨大变故，而是随时可以发生的人生选择。也许，建立在这种前提下，轻生赴死不再难以忍受。荀诩也许理解了自己的朋友的选择，才拒绝归隐，还能信心满满地接着赴任。但无论如何，庙堂之上的权谋阴影，钩心斗角，才是每个为庙堂笼罩的小人物心中暗影，甚至整个剧集，全部在讲这个严肃的事实：几乎没有人能逃过来自暗处的阴影重叠，可以说，外部的间谍威胁，远不如内部的厮杀来得厉害。

作为系统内部的间谍，面对的不再是家国大义之争，而是被放置在一个绞杀系统，随时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暗箭，这个系统内要生存的难度，显然大于一般故事里的间谍机构。多重威胁里面，来自同层职员的监视和叛卖，来自上级官员的收买和出卖随时要面对。事实上，无论是好莱坞的谍战系列，还是本土电视剧前些年精心构造的谍战世界，如《潜伏》《悬崖》，都在描绘这种危机四伏的结构，但这些剧集背景是距离我们较近的时代，而不是已被神化的“三国”时代。

马伯庸的“索引”

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基本将蜀汉作为正面典型。在那个叙述系统中，诸葛亮的北伐失败，最大原因并不是内部人的作梗，而是“天命所依”，没有道理可讲，我们也习惯性地接受了这一概念，相信了诸葛亮的英明神武，也相信了蜀汉的天然正义，基本上没有往历史深处走。猛一眼，观看到这些洒着淋漓鲜血的内部仇杀的时候，不由有点吃惊，居然是这样的？但接着一想，为什么不是这样的？

谁不曾设想刘禅与诸葛亮的矛盾？作者马伯庸大胆套用了三国演义中的另一份密诏，汉献帝给刘备的密诏，来突出后主对诸葛亮的猜忌，用词直接将诸葛亮比喻成了曹操；李严“胸有鳞甲”是见于正史记录的，而且也确实因为粮草供应失误受到贬斥，这里，他和诸葛亮的矛盾，被从不露面的后主利用，放大成了朝中主要矛盾；后蜀朝廷的各方势力都在蓄势待发，形成了一种新的结构系统，甚至先主刘备也知道这一矛盾，而留下李严制衡诸葛亮。马伯庸说自己架空了历史，包括“司闻曹”这些名目都是编造，但是这里面的编造，

似乎都有一些隐约的历史事实打底，他放大了我们的怀疑，坐实了我们的猜忌，甚至直接用剧中人物的台词说，书里记载的都不是真实的，你要知道的真实是隐藏在背后的，直接为自己的狂野猜想盖上了章，也许这里才是被遮蔽的历史。

弥漫全剧的探案式的历史纠缠，并不是考据或索引，这是马伯庸早期的“历史小说”。作者自叙，当时还在海外上大学，手里有本翻烂的《三国志》，只是以此书出发，去建立自己想象中的《三国》间谍世界。《风起陇西》我没有读过原著，但我确实对作者马伯庸关注甚早。记得前些年看他连篇累牍写他的天水之游，以为他是在收集素材，后来才知道，这次旅行之前，他已经完成了本小说创作，此次的天水之游，更多的是纠正自己之前小说中的事实错误。在小说中，他把天水描绘成黄土高原上的城市，而实际上，天水的地貌并非如此，有小江南的称号——这部小说与他后面出版的历史小说虽然不同，但是基本结构已经具备，历史只是酒杯，浇的是他心中的块垒。

路阳的解读与解构

不由想起了大仲马的名言：“历史是颗钉子，用来挂我的小说。”最近出版的《长安的荔枝》就是明证，尽量多的名物考证，包括城市的面貌，食物的来历，甚至故事的主体线索也来自于几首关于荔枝的古诗词。但他要写的，还是各个官僚机构里的相害、猜忌和人心险恶，偶一出场的权臣杨国忠，也与李严有相似之处，属于“暗影里的大人物”，绝对不是漫画式的奸臣。

不知道经历了怎样的过程，这部核心为“阴暗的蜀汉”的间谍剧（不是说曹魏不复杂，但确实主要人物的视角来自于蜀汉），落到了路阳导演手里，让人感觉是选对了人。看过路阳的《绣春刀》系列，就能明白，路阳几乎与马伯庸有类似的历史观。他们不关心传统的朝堂正义，是非分明，胡金铨所建立的“邪恶的锦衣卫”系统，被路阳彻底解构了。在胡金铨那里，锦衣卫代表着某种邪恶势力，可是在路阳这里，没有了传统戏剧里的忠奸分明，只有各种压力之下的人性的选择。权力天然具备了巨大的力量，吸引人、折磨人、消耗人、碾碎人，每个个体嘴上的一套，和行为上的选择，构成了巧妙的离合系统，“心口不一”是每个小人物最典型的表现。

史书里记载为清流的东林党人在路阳的电影

里只是道具，而特务机构锦衣卫，则成了人性的压力测试机构，只有不断地出卖、投靠和反水，才能保证个体平安，难怪有人觉得，这是在游戏化历史。

这种历史观在《风起陇西》的整个叙述中，更为明显，大约也是篇幅更大的缘故，大家都有更多的话说。《风起陇西》里不少演员也参演过《绣春刀》，比如聂远，在《风起陇西》里，聂远走得更远，多面性呈现得复杂淋漓，不仅仅是“为蜀汉愿意牺牲性命”的死士，也是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”的间谍机构的长官，更是随时随地出卖下属的枭雄，尽管他扮演的角色不断宣称：为了国家大义，我什么都不在乎，包括身边人的生命，或者自己的性命。但事实上，哪句是真？哪句是假？私下和小舅子交流的为官之道，是不是真情流露？尤其是结局处和荀诩大义凛然的对话，不也是伪君子宣言？

镜头增加了历史人物的复杂度。有一组镜头，拍摄诸葛亮走在上朝的台阶之上，高大的阶梯，越发衬托出行路艰难，几乎是内心镜头化的典型镜头，也符合大家心目中对于诸葛亮的想象。这个小说中智勇双全的人物，到了需要写出师表表明心志的地步，可想而知其面临什么处境，这大概也是路阳对历史的某种进一步解读。

陈恭必须死

想要保留一丝人性的小人物，注定牺牲，这几乎已成为路阳既定人物塑造之路。在他的作品里，相对来说保留人性的小人物，几乎总是要被碾碎，就算是有着自己的机智权谋，可到了最后还是难逃一死，这部剧里最典型的就是陈恭。陈恭的死被处理成很多面，一方面有因伤心妻子离世的求死心态，另一方面，也有为了挽救挚友而替死的勇士心态，但更多的还是内心阴影，对于阴谋世界的背离、厌倦和解脱，让这个人物死亡不再那么道具化，也不再那么轻飘飘。看到荀诩与他告别的一幕，也是很多观众流泪的一幕，只能如此的死亡，是全剧最重的一笔，让整个结构脱离了游戏化的剧情，而走向了人性的幽谷。

陈坤扮演的陈恭，前面的若干集里，因为角色的多变性，带有他过去一些角色的影子，比如《龙门飞甲》里的太监和草寇。但是到了后几集，尤其

是知晓了蜀汉阴谋之后，人物更有深沉之态，一点轻浮的影子都不再出现，而是一心赴死的壮士。这样的塑造下，白宇演出的荀诩与他的告别，才让人印象深刻。同样让人欣喜的还有白宇，好人难演，尤其是前面的剧情，把他塑造成了一个近乎机械抓贼的名侦探，但是这一场里，生离死别的台词一出，白宇的纯真成了厚重。

马伯庸塑造了一个历史打底的小人物的艰难求生的疆场，路阳让这个疆场尽量地活过来。在道具、台词和人物塑造上去追寻他所理解的历史时代，但这样的追寻也是残酷的，越靠近历史，就让我们对历史越警惕。精致的服道化下面是机诈的人心，阴暗的人性，这和历史书的记载不尽相同，但未必就不是一种新的历史讲述方法。

来源：《北京青年报》王恺/文